

十七卷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

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奉

書名 附釋音周禮註疏
撰者 四十二卷 元刊
明修本
漢 鄭玄 注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賈公彥 疏
卷 卷二十七
內容分類 經·禮·周禮·唐
索書號 貴重-2
編號 A18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8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附釋音周禮註疏四十二卷 元刊明修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天官冢宰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本或
冢宰上非餘卷放此

疏

天官冢宰鄭曰

博兼李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

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
享邦治亦所以摶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大
官不主一官之事也○釋曰鄭云象天者周天有
度天官亦摶攝三百六十官故云象天也云官
爲號故題曰天官也鄭又云冢大宰官也者下
云冢者大之上此不謂人宰故云冢大也宰者
名此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號大宰之官尊又
大宰摶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者此官不言司
司寇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羣職故
此天官則兼攝羣職故不言司也若然則春官亦
不言

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疏注謂若至讀之。釋曰尚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疏書有堯典舜典禹貢之等是書之篇名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其文字之書名俱是書名此經宜云書名未知何者之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名故更稱曰字正真名字使四方知而讀之也。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以授使者使所吏及注同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二十六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七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都鄙及畿內萬民之治今此御史亦掌之以贊佐疏同其事爲其治之法令疏凡治至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與受者故言來受則授之疏官所有治職者皆御史書王之法令授凡以該之地掌贊書

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疏王爲贊若今尚書作詔文下於外其詔書則御史贊王爲此書故去掌贊也

凡數

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鄭司農讀言掌贊者數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度皆在玄以爲不辭故改之疏凡數從政者○釋曰自公云○數所王反見賢遍反

疏

鄉已下至春秋徒在王朝者

皆是凡數又是從政之人故云凡數從政者也。○鄭所云以掌督書數爲句讀之玄以爲不辭故鄭後云者掌贊書數書數既爲三日三子有何可贊也日書數得爲三百三十下別言從政者有何意義乎故後鄭以爲不辭而改之也。

巾車掌六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

疏

巾車至其入○釋曰云公猶官也者謂若言

車之出入則會之冬官正車訖來入巾車又當出封同姓之等亦是也○注公猶至云人序○釋曰云公猶官也者謂若言公似據三公及諸侯若三公官則王家皆是故從官也云用謂祀實之屬者其中仍有朝及田戎之等故言之屬以櫛之云太常以下仍有大旂大介大白大麾之等故云以下云等叙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王者周人先同姓次異姓後云四端

蕃國以下故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

十有二序以祀

王在焉曰路玉路以玉飾諸末錫馬而當

再就建大常十有一序以祀

御史

疏

月者正幅爲繪梓則屬程○錫音陽樊步干反下同序音留

鑿步干反重直龍反罽尾例反繻所飾反又沂廉反屬音濁
繻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
廣言之天王在焉曰路者緝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件稱路故
亦然左氏義以爲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門寢之等豈
亦行於路乎云王路以玉飾諸末者凡言玉路金路象路者
皆是以玉金象爲飾不可以玉金爲路故知玉金等飾之言
諸末者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飾之故云諸末也云錫馬面
當盧刻金爲之者眉上曰錫故知當額盧按韓弁詩鈞膺鑿
錫金稱鑿故知刻金爲之故鄭引詩云所謂鑿錫也彼詩毛
傳亦云金鑿其錫鄭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云樊讀如鑿
帶之鑿者按易訟卦上九云或錫之般革帶注云鑿帶佩鑿之
帶但易之鑿謂鑿囊即內則云男鑿革是也此鑿革謂馬大帶

引音字同故讀從之是以鄭即云馬大帶也先鄭云纓謂當會
前十有二而以毛牛尾金塗十二重後鄭皆不從之者以鑿
爲馬大帶明纓是夾馬頸故以今馬鞅解之也後鄭云玉路
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者按爾雅釋言云罽罽也郭氏
云毛繫所以爲罽如是罽染毛爲之鄭必知罽飾之者蓋以
今時所見據之必知用五采者按典瑞云鎮主縕五采五就
則知王者就飾用五采推有外傳小采以朝月者用三采耳
縕藉五采即云王就則一采一帛爲一就此中樊纓十二就
之屬就數雖多亦一采一帛爲一就如玉藻十二就然大常
九旗之畫日月者按司常云日月爲常是也云正幅爲緣者
爾雅文知旃則屬焉者爾雅云纓帛縕縕旒九緣旒用物下
同旒又有數明

目

金路鈎樊纓

九就建大旂

以賓

音律又疏金路至以封。釋曰上五路云一曰此已下皆
音類不云二曰三曰之等者若攢王而言玉路言一
曰則金路已下二曰三曰之等可知若攢諸侯言之從此金
路已下所受得各自爲上故此已下略不言二曰三曰之等
也云同姓以封者周人先同姓故得金路賜異姓已下則用
索路之等同姓雖尊仍不得玉路玉路以祭祔故不可分賜
○注金路至爲鈎。釋曰云金路以金飾諸末者亦如玉路
所飾也云鈎婁韻之鈎也者詩云鈎膺鏤錫鈎連言膺明鈎
在膺前以今驗古明鈎是馬婁領也云金路無錫有鈎者以
玉路金路二者相參知之何者玉路云錫金路云鈎明知金
亦以金爲之者錫用金明鈎亦用金爲飾也云九成者亦如

上一采蜀爲一成凡九就九成也云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
同常職文云以賓以會賓客者按齊右會同賓客前齊車故
知以賓是以會賓客至於載主亦同焉故曾子問云天子巡
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注云齊車金鈎若王弔亦乘金路
是以士喪禮注云君弔蓋乘象路謂得金路之賜者弔時降
一等乘象路胡知王有玉路弔時降一等乘金路可知云同
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
上公若魯衛之屬者周之法二王之後稱公王之同姓例稱

侯伯而已若魯衛稱侯鄭稱伯故兼云雖爲侯伯也知畫服命服袞冕又云侯伯七命車旗衣服以七爲節則服駕冕爲異姓侯伯若魯衛鄭雖爲侯伯則服袞受五百里之封是以明堂位魯侯服袞冕是雖爲侯伯服如上公也言此者欲見二王後上公雖是異姓庶姓乘金路今同姓王子母弟以衣服與上公同明乘金路亦同矣云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者天工不可私非其才其無功德不可輒授之以職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故封之於畿內而已是以司裘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王子母弟封於畿內者也言親疏食采者按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其中非直有公卿大夫食采若親王母弟則與公同食大都百里稍疏者與卿同食小都五十里更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耳故云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

朱襟纓七就建大亦以朝異姓以封

象路以象飾諸末象

路無鈎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者埋哨於路門外常朝之處乘之此雖皆

注象路至甥舅○釋曰象路以象飾諸末者此所飾亦如玉金矣但用象爲異此云象路無鈎以朱飾勒

同疏

注象路以象飾諸末者此所飾亦如玉金矣但用象爲異此云象路無鈎以朱飾勒

象路

而己者經不云鉤明無鈎注直云先鄭知以朱飾勒者見文肇路云龍勒明知此未同爲飾勒也云大赤九旗之通帛者司常職文以日視朝者埋哨於路門外常朝之處乘之此雖揚常朝而言至於三朝皆無之按司常云道車建櫟鄭注云道車乘路也王以朝夕燕山入來此象路則建櫟注在朝廷大赤也其車則同也云其注王甥舅者謂先王及今王有舅甥之親若陳國杞國則別車路龍勒條纓五就建

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革路鞶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駕也以白黑飾韋雜色

為勒條讀爲條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變服以內注革路至以内○釋曰云革路鞶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者自玉路金路象路四者皆以革鞶則冬莫干注革路至以内○釋曰云革路鞶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者自玉路金路象路四者皆以革鞶則冬官云節車欲侈者也但象路以上更有玉金象爲飾謂之他物則得玉金象之名此革路亦用革鞶以無他物飾則名爲革路也鄭知驅是白黑飾韋雜色爲勒者以饋人云白與黑白謂之黼黑白相形之物且下有驅車邊側有黑漆爲駕此革

疏

路既素又有大白之旗故以白黑驕爲雜也云以此言條知

文立

四

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者上玉路鞶纓十

有二就馬氏以爲旄牛尾今塗十二重有此嫌故微破之也

云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者明堂位云殷之大

白周之大赤相對而言故云猶周大赤周以十一月爲正物

萌色赤殷以十一月爲正物牙色白是象正色無正文故云

蓋云即戎謂兵事也者司服兵事韋弁服車服相配俱是即

戎故云謂兵事也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

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注云凡班旗

於觀自將又按司馬法云首丁夏以日月上明殷以虎上威周

以龍上文不用大常者周雖以日月爲常以龍爲章故郊特

牲云龍章而設日月又按周本紀武王遂入至紂之死所王

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者此四衛非謂在衛服者以其諸侯

非同姓與王無親即是庶姓在四方六服已內衛守王大司

馬以要服爲蠻服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

封番國

木路不輶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爲綯翦之前翦翦漆

縫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

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獮番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番

服杜子春不鵠或爲結○前代國字踐反鵠戶篤反

蹠庄木路至爲結○釋曰鄭知

則木上無革可知必知有漆者以其轡車尚有漆者況吉之

乘車有漆可知云前讀爲綯翦之前者讀從既夕文也彼爲

加茵用蹠布縫翦有幅亦縮二橫三鄭云前剪淺也此前亦取

淺義故讀從之知木路無龍勒者以經不云勒明降於革路

中而不言者九旗之中雖無大白仍有雜帛爲物兼在稷正

色故此特言之云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者此亦以

正色言之上文大赤據周大白據殷則此大麾當夏之正色

差之則綯當有虞氏旛當夏后氏但旛旛皆上有綯夏之旛去旒旛而用之即是綯故以正色推之當夏也云田四時田

獮者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獮商按

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下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故雜問志云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王建大備足相參正云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者按司馬職要服已內爲九州其外更有三服夷鎮蕃惄而言之皆號號國是以此文及大行人謂之蕃國也杜子春云鵠或爲結者按馬氏云前樊結纓謂再重樊纓在前有結在後行往結革以爲堅且節良以爲樊纓皆有采就則前與鵠亦可以爲飾而賈氏謂前纓有結其義非今子春爲結後鄭弓之右不得通一義故也凡五等諸侯所得路者在國祭祀及朝天子皆乘之但朝天子之時乘至天子館則舍之於館是以觀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謂舍之於客館乘墨車龍旂以朝鄭云在旁駕已同曰偏若兩諸侯自相朝亦應乘之若齊弔及朝井朝夕燕出入可降一等若在軍皆乘廣車若以田以鄙則乘木路也若五等諸侯親迎皆乘所賜路以其士親迎攝盛乘大夫車則大夫已上尊則尊矣不可更攝盛轉乘之上之車當乘所賜車與祭祀同則王乘玉路可也若然同姓之路無錫韓侯受賜得有鏤錫者正禮雖不得後有功特賜有之也若如鄭注同姓雖爲侯伯畫服如上公得乘金路若爲

巾車

子男似不得當與異姓同乘象路也異姓象路則降上公以其上公雖庶姓亦乘金路其異姓侯伯子男皆乘象路也言

四衛革路者亦謂庶姓侯伯子男番國木路者夷狄惟有子男同木路也無問祀賓已下皆乘之

王后之

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續緝安車周

面駕鸞緝皆有容蓋

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

韋爲當面飾也駕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故唐朱總爲繩鸞或作繫鄭司農云錫馬面錫繩當爲繩書亦或爲緝鸞讀爲鳬鸞之鸞緝總者青黑色以繩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輶車山東謂之裳幘或曰幢容玄謂朱總繩總其施之如鸞總車衡轄亦宜有焉續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頌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重直龍反注同總作勸反厭於涉反注同續戶對反鸞鳥兮反劉烏計反乘繩證反下皆坐乘同或如字繩戚云檢字林蒼推反說文皆無此字衆

家亦不見有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當是廢而不用乎非其音也李兵廢反本或作總恐是意改也鑿音烏弓反著直略反鐸表驕反墮昌廢反潼本亦作潼詩注作童皆音同轄劉音管一音胡瞎反廢劉音弗下及文並同一音必世反見賢遍反下疏王后至容蓋○釋曰言同去起呂反下云去毛同

疏

王后之五路亦是總目

之言也凡言翟者皆謂舊鳥之羽以爲兩旁之蔽言重翟者皆二重爲之厭翟者謂相次以厭其本下有翟車者又不厭其本也凡言摠者謂以摠爲車馬之飾若婦人之摠亦既繫其本又垂爲飾故皆謂之總也按下翟車尊於安車而進安車在上者以其翟車有幄無蓋安車重翟同無幄而有容蓋故進安車與重翟之車同在上也○注重翟至翟乎○釋曰云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者按上龍勒不言面此勒言而則所施之處不同則上言勒者馬之轡飾皆是立乘是婦人坐乘男子立乘曲禮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凡校乘安車則男子坐乘亦謂之安車也若然則王后五路皆是坐乘獨此得安車之名者以餘者有重翟歌翟翟車輦車之名可稱此無異物之稱故獨得安車之

中車

名也云服華爲居鑿之鑿者從毛詩息鑿之篇名鑿者取其鑿色青黑爲義如以繒爲之綉者馬勒直兩耳與兩轔也先鄭蓋見當時以況古也云容謂簷車山東謂之裳幘或僕容者按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後注云從東裳韓周禮謂之容又篇詩云漸車幘裳毛氏亦云童容是容簷容與幘乃裳幘爲一物也玄謂朱繒續紩其施之如鑿總車轔轔亦宜有焉者後鄭取先鄭總着惠勒直兩耳與兩鐸爲本其於車之橫轔亦宜有焉以其皆是革飾之事故兼施於車也云若如今小車蓋也者此與漢法小車有蓋以况周凡蓋所以表尊亦所以禦雨故三者皆有之也云皆有容有蓋則重翟翟謂蔽也者按馬氏等云重翟爲蓋分之羽盖是也爲有此撣故微破之若重翟厥翟是蓋何須下文云皆有容蓋乎是以後鄭約下王之乘車五乘皆有蔽明后之車言翟者亦謂翟后從王賓客多蔽所乘者按內宰職云賓客之轔獸程尚告替注云謂王同姓又二王之後下謂賓客車王而禮賓獸謂王賓獸也王賓也此時后則乘獻翟故云從士賓禮諸侯也不言裸者文略取云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者以其安車不言翟明無蔽以其朝王質故云飾也引

矣者但蓋所以禦雨無懼乃施之今既有懼故知無蓋矣云
始今輶車是也者漢法輶車無蓋故舉以况之云后所乘以
出桑者按月令三月薦鞠衣於先帝又后妃親桑於東郊二
者后皆乘此翟中以其告先帝非祀親桑又非大事故知乘
翟車輶車組輓有翼羽蓋輶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
爲軫輪人輓之以行有翼所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爲翳日
地故書翼爲駢杜子春云當爲翼書亦或爲駢○輶本作連
音輶組音祖輓音晚翼所甲反從七容反輶市專反翳烏帝反駢既並音織駢或音毛
曰輶車不言飾者以其不言翟又不言而總之等是不言飾
也此無所供事直是后居宮中從容所乘車也知漆之者凡
古之車器之等皆漆之明此亦有漆也知爲軫輪者按禮記
云載以轎車轎車載極之車則地官蜃車入輓之以行此輶
車組輓亦是入輓行者按雜記注引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轔
曰轔無轔曰軫則人輓行者皆是無轔曰軫按上雜記注軫
崇蓋半乘車之輪乘車高六尺六寸則此當三尺三寸云有
翼所以禦風塵者翼即羽也羽所以爲障蔽亦所以禦風塵
禦風塵明羽蓋所以翳日可知也

詩國風頌人曰翟轂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轂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轂蓋厭翟也者彼是衛侯之夫久當乘厭翟則上公夫人亦厭翟以其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繼於其夫下王后一等不得乘重翟則上公與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可知若子男夫久可以乘翟車至於祭祀及嫁皆乘之云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者王姬下嫁下后一等及諸侯夫夫皆乘厭翟翟則王后自然始來乘重翟可知若然王之攝盛亦乘墨車非嫁攝盛則乘戎車也諸侯已下夫人祭祀三夫人其二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貞冕二十七世婦與嫡妻同乘夏緇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王之妻攝盛亦乘墨車非嫁攝盛則乘戎車也諸侯已下夫人祭祀賓卿出桑朝君差之可如也若然諸侯夫人亦當有安車以朝君也

王之喪車五乘

木車蒲蔽犬楨尾橐疏飾小服皆疏

木車不
染者鄭

司農云蒲蔽謂羸蘭車以蒲爲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大楨以大皮爲覆答故書疏爲捨杜子春讀捨爲沙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大皮既以皮爲覆答又以其尾爲戈戟之覆籠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若攝服云服讀爲𦥑小𦥑刀劍組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劍亦爲備焉○乘繩證反楨莫歷反橐沈音羔剷姑道反禦魯火反劉又音果答力丁反劉又音冷脩本又作脩同思如反跋吐刀反緣悅絹反下同𦥑音服賁音奔劉古堯疏注木車至備焉○擇曰云木車不塗者喪中反又音昭無飾後至禪乃塗之此明木車及下素車等皆未塗也若然上王之木路鄭注云不革輶塗之而已彼亦稱木而有塗者彼此各有所到上文木路對革路有革又有塗則木路塗之而已據吉特一言耳此木路對禪始有塗明此木路不塗飾指木駢而言也尤鄭云謂羸蘭車者此舉漢時有羸長蘭乘不善之車故舉以說之也云犬楨以大皮爲覆答者古者男子立乘須馮軾上須皮覆之故云犬楨子春讀捨爲沙於義無所取故不以從也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上文重翟厭翟之等爲蔽皆是宗風塵故知此蔽亦是禦風塵

也云大白大皮者以喪無飾明用犬之白者是以士喪記主人乘惠車白狗駢是也云既以皮爲覆答又以其尾爲戈戟之波者以經云犬楨毛橐明楨與橐共用大橐則波也云龐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者按喪服齊衰已下皆稱疏禮之通例凡言疏布者皆據八功而而言若然此則以八升布爲二物之緣也云若孫服之自接既夕記云貳車白狗攝服注云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疎引之者證其二物爲緣之事也小服刀劍組兵之衣者此小服即既夕記云主人乘惠車白狗駢蒲蔽大服鄭注云答間兵服以大皮爲之是也云此始遭喪所乘者此喪車五乘貴賤皆同乘之是以士喪禮主人無惡車鄭注引雜記曰端表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是其尊卑同也云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者按士喪有大服則此小服亦是其常人言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者此言非爲小兵服以戈戟以君乃有之然則備姦臣爲尾橐戈戟而言也引書曰王者顧命文武成王崩子劉康王也康王常在尸所以爲適子故使康王出御門外以虎賁百人更以大子之礼迎之別於庶子必用虎賁備姦臣引之者婦人君有戈戟亦是備姦臣素車林之澈大楨素飾小服皆素素車以白士娶車也禁讀爲蘋旗麻以爲蔽其楨服以素繒爲

此當蒼色且薄之水草見爲蒼文色也云鹿淺禪以皮爲覆者夏時鹿毛新生爲淺毛故鄭云鹿夏皮爲覆冬者夏時鹿毛新生爲淺毛故鄭云鹿夏皮爲覆也云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者以經云革節皮去毛曰革故以去毛言之云此既練所乘者王喪十三月練是變除之節故知此即既駢車翟蔽然楨長髮古書駢作龍髮爲軟杜子春云練所乘也。駢車翟蔽然楨長髮古書駢作龍髮爲軟杜子春云龍讀爲駢軟讀爲粢塈之來直謂髮來也云謂駢車邊側有髮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翟六旒注故書至所音注故書至所書駢作龍上文龍勒後鄭以破龍爲白黑之色故此注從子春爲駢髮爲軟於義無所取故不從子春以軺爲轍爲漆亦不從也後鄭知駢爲邊側之飾者以下文漆車金存漆則此時未全爲漆故知駢是邊側少有漆也云漆則成藩者下文藩蔽者因此舊蔽而漆之則藩者以此爲本故云漆則成藩也云然果然也者果然獸名是以賈氏亦云然獸名也云髮赤多黑少之色韋也知色如此者按下注翟黑多赤少故知此髮是亦多黑少者也云此大祥所乘者以二十五月大祥除服之節故知此車翟蔽然楨長髮古書駢作龍髮爲軟杜子春云是大祥所乘也。漆車藩蔽駢翟雀飾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

甲
重

縁此卒哭所乘爲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哉。撫云反要烏路反又烏路反頃扶文反疏注素車至戈哉。鄭知素車以白土要者以上有木車下有漆車中有駢藻素三者非漆非木也以所食爲名明矣是白土飾之也尔雅釋宮云批謂之黝檮謂之要要謂以白土爲飾則此素車亦白土爲飾可知云撫讀爲頃頃麻者蔡字非所以飾物之事故破撫分爲頃義取用麻爲蔽之意云其慎服以素繒爲緣者礼之通例素有二種其義有色飾者以素爲白土義有以色繒爲飾者即以素爲繒故鄭釋二素以白繒別釋之也云此卒哭所乘者按士虞礼卒哭大夫說絰帶于廟門外婦人說道經不訛帶是卒哭變服變服即易車按喪服大功章注云用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此鄭云卒哭據士而言也云爲君之尚益著在車可以去戈哉不云尾橐明士戈戟故爲此解也。六漢車漢敝謂華藻也玄謂漢水草者就足子春轔讀爲革藻之藻直以蒼繒爲蔽也鹿淺禩以鹿夏皮爲覆苓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既蔽所乘。轔音繒又音藻李一音倉會反注故書至所乘。釋曰後鄭云漢水草者就足子春漢爲華龍也鄭爲蒼色者上文素車爲白色下文駢車邊側有漆蓋

藩漆席以爲之。軒胡大雀黑多赤少之色。

疏

注 漆車至所乘。釋曰 石

韋也此禪所乘。軒五旦反。禪直感反。

疏

注 漆車至所

漆是黑者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大夫所乘黑車及蒙縵之即上文雀上注云漆即成藩是也云軒胡大者謂胡地之野

大或作狐字者謂狐與大合所生之犬也云雀黑多赤少之

飾直得黑名是凡車皆黑漆也鄭知漆席以爲之者以其席

即上文雀上注云漆即成藩是也云軒胡大者謂胡地之野

色韋也者鄭以目驗雀頭黑多赤少雀即韋也此禪所乘者

以二十七月釋祥之節素縕麻衣而服禪服朝服縵冠故知

當禪所乘也按下文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皆吉時所乘之

車既言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禪亦得乘之

車所以大夫士禪即乘漆車與吉同者禮窮則同也

疏注 服至共役。釋

曰 云服車服事者

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

車

服車服事者之車故書夏篆爲夏緣鄭司農云夏亦也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縵尔墨車不畫也

棧車不革輶而棧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篆音縵

直轉反縵莫干反棧才產反又仕板反約如字又於兒反下同箱息羊反

疏注 服至共役。釋

曰 云服車服事者

之車者其孤卿以下皆是輔佐之目服事於上故以服事之車解之也先鄭云夏赤也緣緣色後鄭不從者夏翟是采采備乃爲夏而以夏爲赤而從古書篆爲色於義不可故後鄭解之以夏爲五采也云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瑑之瑑者以篆爲轂約後鄭從之云夏縵亦五采畫無縵爾者言縵者亦如縵帛無文章故云無縵也以其篆爲轂約則言縵者無約也云墨車不畫也者言墨漆革車而已故知不畫也棧車不革輶而漆之者此則冬官棧車欲弇尔有坼壞是不革輶者也此已上尋常所乘若親迎則士有攝盛故士昏禮王人乘墨車婦車亦如之有祫爲異耳王后別見車五乘此卿孤已下不見婦人車者婦人與夫同故昏禮云婦車亦如之但大夫以上尊則尊矣親迎不假攝盛轉乘上車也知士車有祫飾者按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方箱者按冬官乘車田車橫廣前後短大車柏車羊車皆方故知庶人役車亦方箱是以唐傳云庶人木車單馬衣布帛此役車亦名棧車以其同無革輶故也是以何草不黃詩云注云棧之車行彼周道云棧車役車是也

几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

無常

給游燕及恩惠之賜不在尋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作之有功有沾。散素韋反輜側其反沾音古。

疏

凡良至無常。釋曰云凡者以其衆多故也此良車散

者君臣遊燕歡樂或有賜言及恩惠之賜雖非遊燕君於目

有恩好而惠及之者亦有賜此釋糾其用無常云不在等者

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者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

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故舉以說之云作之有功有沾者

完敗。注完敗不計。釋曰以其賜人以後完敗隨以

不計。疏彼受賜之人在官不復須知故闕之不計會

治之直。齊音反。疏計所傷敗入其直杜子春云齊讀爲資

帳至歲終則拏會計完敗多少以入計會也。凡賜闕之

敗多少。疏曰車之出謂

折入齎于職幣

資謂財也乘官車數折者入則以償葬

盜賊所至之直。釋曰謂乘官車者多

償時議反。疏有折壞其車不堪乘用者或全輪價

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計其完敗多少。疏凡車至會之。

疏曰車之出謂

折入齎于職幣

資謂財也乘官車數折者入則以償葬

盜賊所至之直。釋曰謂乘官車者多

償時議反。疏有折壞其車不堪乘用者或全輪價

之行之

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遣弃戰反注同疏大喪

以此貨物入於職幣職幣王受給官物所用之餘此之財物

亦授之職幣既得此物還與冬官繕治之故鄭云以償繕治之直也

大喪飾遣車遂廬

疏大

シ

至行之。釋曰大喪謂工喪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入壙者也言飾者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箋小爲之耳。

注廢興至鸞車。釋曰後鄭訓斂爲興即言謂陳駕之者群

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者按檀弓云諸侯大牢苞七个遣車

廩爲陳駕也按下車僕云大喪斂革車被斂謂作之此文既

言飾遣車已是作更言遂斂之故以陳駕解斂也云行之使

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者按檀弓云諸侯不以命斂

七乘大夫亦大牢苞五个遣車五乘鄭注云諸侯不以命斂

喪數略天子當大牢苞九個遣車九乘此時當在朝廟之特

於始祖廟陳器之明日大遣喪之後則使人以次抗舉入各

執其一以如墓也云遣車一日鸞車者按冢人云及葬言鸞

車象人是名遣車爲鸞車

以其遣車亦有鸞鈴故也

及葬執筭從車持旌

從車墮柩

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覆車無蓋

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從才用反注同

疏

車二者皆不在於服車五乘之等列作之有精羸故有

良散之名。注給遊至有沾。釋曰云給遊燕及恩惠之賜

者君臣遊燕歡樂或有賜言及恩惠之賜雖非遊燕君於目

有恩好而惠及之者亦有賜此釋糾其用無常云不在等者

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者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

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故舉以說之云作之有功有沾者

經良車散車精作爲功則曰良羸作爲沾則曰散也

疏

凡車至無常。釋曰車之出謂

折入齎于職幣

資謂財也乘官車數折者入則以償葬

盜賊所至之直。釋曰謂乘官車者多

償時議反。疏有折壞其車不堪乘用者或全輪價

疏

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計其完敗多少。疏凡車至會之。

疏

折入齎于職幣

資謂財也乘官車數折者入則以償葬

乘也上喪禮下篇曰者是既夕禮也而言上喪禮下篇者其十喪禮論初死并在殯之事既夕禮論葬時事既夕之同有一記記士喪及既夕不備之事總爲一記故鄭以既夕傳士喪而言下篇也此所引者引記彼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士無貳車推據乘車道車乘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別有貳車十二乘若然則此車非止二車而已鄭直云貳車者舉其士喪禮不見者而言耳

小喪共舊路與其飾

疏注柩路至飾也。釋曰言小喪者上言大喪據王不別言治興此子則此小喪中可以兼之鄭云柩路載柩車也者即蜃車也云館棺飾也

者卽帷幕飾翼池組之屬皆是棺之飾

歲時更續共其

疏故書更續爲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讀當爲續更續更受新共其弊車歸其故幣車也玄謂俱受新耳更易其舊續續其不任用共其弊車巾車既更續之取其弊車共於車人材或有中用之。弊婢壯反任音王注同注故書至用之。釋曰言歲時更續者謂一歲四時皆有受官車更謂車雖未破日月已久舊畫者更易以新者續謂雖未經久其有破壞不中用者復以新車續之云其弊車者此言爲二者而設以其既易續以新車其本或舊

及葬至持旌。釋曰及葬者謂至葬時將向贈云執蓋從車者謂此巾車之官執蓋以隨柩車之後云持旌者亦使巾車之官執持銘旌此在柩車之前而文在下者以執蓋是巾車因言特旌耳非謂持旌亦從車也以車銘旌表柩象殯時在柩前是以既夕禮云祝取銘置于前云以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若然茵旣行時在柩車前明銘旌亦與茵同在柩車前可知也。注從車至銘旌。釋曰云從車隨柩路者鄭欲以經車爲蜃車柩路解之云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者蓋所以表車亦執而隨之所以禦雨今蜃車旣設惟荒不得設蓋是以執而隨柩車雖無用但象生時有也云所執者銘旌者將葬之旌土有二旌大夫已上皆有三旌知者以既夕禮是士禮而有乘車所建旆是攝盛故用孤卿所建通帛之旆也又有銘旌以其十無遺車故無歟旌也大夫以上有乘車所建旌卿已上尊矣無攝盛以尋常所建旌王則大常孤卿建旆大夫亦應攝盛用旆是一也又有歟旌又有銘旌也。車關墓門也車貳車也士喪禮下疏注關哀全東上釋曰鄭知車是貳車者以其遺車在明器之中按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面此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

或壞皆是弊車巾車受取以共冬官車人耳子春以爲更續謂更受新若然則更續共爲一事不當經日故後鄭以爲俱受云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者此言亦不從也後鄭以爲俱受新者謂更與續二者於彼用車之人俱受其新车也云更易其舊者釋更也云續續其不任用者別釋續也云共於車人謂造車之人兼輪人輿人等造車人也此巾車不專王車人所造大車拍車而已兼主輪人輿人所造乘車兵車而云共車人者則車人當爲鈴。和胡卧反下應和同聲音景軒音劉音領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爲鳴則和應是車有和鸞相應之象故鳴鈴以應雜人

典路掌土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鄭司農云說謂金革也春秋傳曰雞鳴而駕日中而說用謂所宜用。說書銑反庄及下駕說并注同朝疏典路至用說。鈴曰上巾車已主王后之百遙下同五路今此又掌之者以其冬官造得車說

雁雞人

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聲衆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故書鈴或作軒杜子春云

大祭祀鳴鈴以

疏

注雜人至爲鈴。釋曰云云雞人主呼旦雞人臨文該

以授巾車節以玉金象之等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別掌之。注用謂至宜用。釋曰此經雖不言所用之更典路所掌還依巾車朝祀所用故鄭依巾車而言也先鄭所引春秋者在左氏傳宣十二年楚與晉戰於邲之事云用謂所宜用者還是朝祀之等也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賛駕說

出路

乘之賛駕說賛僕與趣馬也。趣倉口反

疏

注出路至馬也。釋曰按上巾車

路鄭云王當乘之惟出王路也傍下文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注云亦出路當陳之不言王乘之者以此惟云大祭祀則出路據王所乘之亦當陳之爲華國下注曰當陳之謂陳之以華國亦有當乘之法但大賓客王乘金路也其大喪則無乘土時路故注爲陳之而說也知賛僕與趣馬者夏官大駕我僕齊僕之等及趣馬之官主駕說故知所賛駕馬說者賛僕與趣馬也

大喪大賓客亦如之

亦出路當陳之鄭司農說

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位面賛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屏故曰大喪大賓客亦如之。賛章說反又作綴張衡反塾音孰上時掌反屬音燭

疏

釋曰先鄭引顧

命云康王既陳先王寶器者安彼上文云陳寶爻列玉五重
大訓之等乃陳車乘故云既陳先王寶器云又曰大路在賓
階面注云大路玉路云賛路在阼階面注云賛次在玉路
後謂玉路之貳也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注云先路象路門側
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云文路
在右塾之前注云象路之貳與玉路之二相對在門內之東
北面云漢朝上計律陳屬董於庭者漢朝集使上計律法謂
上計會之法禮記射義注亦謂之計然大祭祀亦陳車乘但
古典無陳列之事故不引之也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疏注王出至華
從行亦以華國○從才用反注及下注同疏國○釋曰鄭
云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者按經會
同軍旅又弔有三事則是衣裳之會及弔王乘金路兵車之
會及軍旅王乘革路是王出於事無常也王雖乘一路典路
以其餘路皆從淮玉路祭祀之車原不出其餘皆出以華國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
戎路王在軍所東也廣車橫陳之車也巾車

之萃輕車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平車

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革猶弃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
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
之戊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帥序闕四十乘孫
子八陳有革車之陳又曰馳車十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
聞也書曰武王戊車三百兩故書革作平杜子春云革車常
爲輜車其字當爲萃書亦或爲萃小萃七内反下及注同廣
下同屏并領反又薄絅反喪息浪反十乘繩證反下于乘秉
車同輜薄經反疏注萃猶至爲萃。釋曰云此五者皆兵車者以
其廣闕之等皆在軍所用故知皆兵車云所謂
五戎也者凡言所謂者謂他成文檢諸文不見更有五兵車
爲五戎之文惟有月令季秋云以習五戎鄭被注以五戎爲
弓矢及矛戈戟不爲五兵車解之則未知鄭所謂五戎者所
謂何文或可鄭解彼五戎或爲此五兵解之以五戎之事無
正文故鄭兩解之也云戎路王在軍所乘也者此言戎路則
巾車所云革路即戎路故知戎路是王在軍所乘也君然此車
車美惟掌五戎之卒其五戎之正不言所掌者巾車雖掌正
戎之其下四戎之正亦巾車掌之矣其廣車闕車平輕四
者所解無正文皆鄭據字以意釋之也云春秋傳者是莊九
年齊魯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又曰下是

宣十二年楚與晉戰於邲。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

黃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楚子，使潘黨率

旃闈四十乘從唐侯爲左拒。楚子曰：「楚其君之戎分爲二，

廣是也。」云則諸侯戎路廣車也。者以時楚雖僭號其兵車仍

號爲廣故知餘諸侯兵車爲之隨天子不得以戎路也。云又

曰：「師遊闈四十乘者即是潘黨所帥者也。」云孫子八陳有卒

車之陳者是孫子兵法有此言也。云又曰：「馳車千乘者亦是

兵書之言引之以證廣闈平輕爲兵車之義也。」云五者之制

及卒數未盡聞也者言未盡聞則亦有聞者其游闈四十乘

及馳車千乘并戎車三百兩等略得少聞之其餘未聞故云

未盡聞也。書曰：「皆是」。收誓武王伐紂戰於牧野之事也。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元者其一以爲王優尊

按巾車王所乘惟革路而已。即此上文戎路是也是王旌乘

一路耳。今此經不云革路。據云共革車則革車之言所令者

多五戎皆是則王雖乘一路四路皆從是至尊所乘也。云而

卒各從其元者元即五戎車之下山皆云之。若明卒皆從其元

可知會同亦如之。」巡守及兵東之會則王乘戎路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

疏注五戎至元焉。釋曰：知戎推共其一者。

疏注言興至不從戎路廣闈革輕皆有焉。釋曰：知之以從不

扶云共革車此文亦云共明無間巡守乘車之會貨從以不

失備者則九乘矣。

大喪、廄、革車，言與革車則追車不徒。

疏注言興至不從戎路廣闈革輕皆有焉。釋曰：知之以從不

扶云共革車此文亦云共明無間巡守乘車之會貨從以不

失備者則九乘矣。

大射共乏。鄭司農云乏讀木四者則九乘矣。

疏注鄭司至乏。釋曰：乏一名容則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

以其爲革車用皮其乏亦用皮故因使爲之。若然直云大射

共乏至於賓射燕射之等則亦使共乏矣。舉大射車者而言

先鄭讀乏爲匱乏之乏者以其矢於侯匱乏不太故讀頭從之

司掌掌九旗。物名各有鑿以待。或事日月爲

常。交龍爲旂。通寔爲旟。雜旛爲旛。熊虎爲旂。

鳥隼爲旂。龜蛇蟲爲旂。全羽爲旂。折羽爲旂。各

游讀為游

龍練旅九波施於怨革之旅也及國之大閱於司馬頤頤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於孤卿建猶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旛州里建旛縣鄙建旛道車載旛旛車

羽繫之於旄旌之上云所謂注旄於千首也者言所謂者謂爾雅之文也若然則此旗旌非直有羽亦有旄故鄭引尔雅注旄以證旄旌明其兩有是以于旄詩云子于旄子于旄鄭彼注云周禮孤卿建旄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明于首旄羽皆有之此雖據旄旌旄羽並有至於大常以下首皆有旄羽故備之臣子雖旃物而有旄羽則大常已下皆有明矣故夏采云乘車建綬復於四郊注綬以旄牛尾爲之綬於櫂上王祀四郊秉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是其旄首皆有旄之驗也云九旗之帛皆用絳者以周尚赤故爾雅云纁帛緇也按全用折羽直有羽而無帛而鄭云九旗之帛者據衆有者而言或解以爲旄旌之下亦有旄旒而用絳帛也其旄之下旆似不用絳故爾雅云旆廣充幅長尋曰旆繼旄曰旆詩云白旆央央旆即左氏定四年傳云分康叔以少帛續旄旆旄是旌旆色異也爾雅別云素旆綉杜素壁龍練旆九彼旆於殷之旛也及國之大閥督司馬頤旛物王

同常

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微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
僕射所被及亭長者終衣皆其舊象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
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全羽折羽皆五采
繫之於旗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絲
繩之然反隼鳥充反旗音餘旗音光旗音遂識武志反又
音忘又昌志反下同被普皮反又皮寄反君子略反又宜略
反疏注物名至用絳。釋曰鄭云所畫異物則異名也者
按九旂之中有旃物旌旗之等不畫異物而鄭所總
云畫翼物者鄭據名者而忽言之非謂九旂皆畫翼物也云
屬謂微識也者謂在朝在軍所用小旌故以屬言之鄭引大
傳者欲見此屬與大傳微識爲一物則詩所云誠文鳥章亦
一物引今漢法欲見古有此物遺及漢時也云通帛謂大赤
者巾車及明堂直皆明太赤也云從周正色無飾者以周建
子物萌色赤今旌旗通駕盡用絳之赤帛是用周之正色無
他物之節也云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者殷以
建丑爲正物牙色白今用帛素飾其側者明以先王正道佐
職故兼用白雜之也云全羽折羽皆五采繫之於旗旌之上
者按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真夏翟之羽
有虞氏以爲綾後出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君
然冬官鍾氏染鳥羽是周法染鳥羽爲五色故鄭云皆五采

載
卷

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自王以下治民者相畫成物之象主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并貞已歲即不畫

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

難居害也。道車象路也。士以朝夕燕出入旗車不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折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閥王秉戎路建大常焉玉路金路不出。閔音悅朝直遙反下韻各就同難乃曰反辟音辟疏及國全載旌。釋曰：按大司馬仲春

卷之三

又國全載游釋曰按大司馬仲春大閱大閱謂仲冬

無事大簡閱軍禮司常主旌物故贊司馬頤物也此九旗發首雖總爲大閱而言其道車載旛游車載旌非爲軍事也。注仲冬至不出。釋曰按大司馬云主四時軍法故云司馬主其禮也云自正以下治民者旛畫成物之象者謂自王以下至諸侯并鄉遂之官是也云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者聖人與日月齊其明故旌旛畫日月象之按推一年藏哀伯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則此大常之畫日月者也此直言日月不言星者此舉日月其實兼有星也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升朝一象下復也者以衣服不言交龍直云交龍則

同常

衣服直有升龍無降龍以其天子之衣無日月星直有龍
有升龍降龍則諸侯不得與王者旌旗有日月星辰故謂侯
象升朝天子象下復還國也二王殷之正色而在旁故云以牛
而已云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其直有特王政教故云奉
王之政教而已云大夫士雜也者謂中央赤旁邊白是先
王正道佐職也云師都六卿皆大夫也謂之師都民之所聚也者以師衆也都聚也
主鄉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師也六卿大夫皆卿六遂大夫
皆大夫也卿合建墉大夫合庫八物今摠建旗以其領衆在軍
為將故同建熊虎之旗故鄭二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
守益莫敢犯也云州里縣鄙遂之官者州是鄉之官里與
縣鄙是遂之官故摠言鄉遂之官云互約言之者遂之里是
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夫同建旗則知鄉之間亦得與遂之
縣同建旗也遂之鄙得與縣同建旗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
旗可知是互也言約者鄉之旌上從黨同建旗比上從閭同
建旗也遂之鄰上從鄙同建旗鄉上從里同建旗是約也俱
族師已下并鄙已下皆是士官雖與在上大夫同建其刃
數則短當三刃已下云鳥隼象其勇捷也者熊虎龜蛇皆二
物相對則此鳥隼亦別物若然則鄭以勇解隼故王制云鳩

化鷹然後尉羅設是隼勇也以從解鳥鳥亦謂捷疾者也云
龜蛇象其扞難避害也者龜有甲能扞雞蛇無甲見人退之
是避害也云道車象路也者按平車云象路建大赤以朝朝

所以行道故謂象路為道車是以士冠禮及郊特牲皆云年
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是與在朝服乘者皆從
道故知道車是象路但在朝則廷大赤今以朝夕燕出入則

建旌也鄭知游車是木路者巾十云木路以田是游樂之所
固人掌囿游之獸禁是知游車是木路也但正田獵所建大
麾今以小小田獵及巡行縣鄙則建旌為異耳云全羽折羽

五色象其文德也者此羽是鍾六所染鳥羽象翟羽而用故
知皆五色以象文德也云大閱工東戎路建大常焉玉路金
路不出者鄭據此文大閱之時一秉戎路金玉之路不出其
祀常於郊及乘車之會金路玉路皆出也

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事名號者微識所以題別衆臣

惟之於位朝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旌而立此
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
之細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綯長半幅韻末長
終幅廣三十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微識之書則云某某之

事某事某之名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六凶事若有死
事者亦當以相別也杜子春云畫當爲書玄謂書畫雲氣也
彼列反下相別同亡音無疏皆畫至其號○釋曰上云旌
云皆畫其象焉與下爲目此則於在國軍事之節○別疏皆畫至其號○釋曰上云旌
名至之節○釋曰鄭云事名號者微識者大傳云殊微號昭
公二十一年宋司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是名徽也詩六月
云識文鳥章箋云識微識是名識也今鄭合而言之故云微
識也云所以題別衆臣者此鄉雖爲軍事而言而云別衆
臣者亦據在朝位而言也故鄭即言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
引觀禮爲證也按觀禮秋朔在廟諸侯前期皆受命於朝
文王廟外上介揭君之旂於位明日公侯伯子男名就其
而立即此經象故云此其類云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
號其外內也者官府在朝是內其州里在百里二百里家
大常已下爲旌旗之人者也云士喪禮曰爲鋒各以其物
者謂爲鎔旌各以生時物王則大常已下爲之云云則以鎔
半幅長一尺也云顏未長終幅廣二寸者以赤縉爲之長二
尺廣三寸云書名於未者書死者名於廣三十之上云此蓋

其制也者此在朝表朝位其銘旌制亦如此按禮辭云天子之旌高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士三刃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刃也若然在朝及在軍綴之於身亦如此故云蓋其制也云繳識之書則云某甲之事者官府天官在軍當云大宰之下某甲之事地官之下當云大司徒之下某甲之事餘四官之下皆然云某甲之事者此豫州里而言假令六鄉之下則言某鄉之下某甲之名若六鄉之下當云某遂之下某甲之名也云某甲之號者此豫州家之內假令三百里大夫家之下當云某甲之號此三者則編其畿內矣云今大閱禮象而爲之者此在軍之旌綴於身入小象銘旌及在朝者爲之云兵凶事者隱公傳云兵凶器戰事亦是凶事也杜子春破畫爲書後鄭不從還從畫雲氣明此經所云畫者畫雲氣也云異於在國軍事之飾者觀禮經云各建其旗則諸侯已下所得路各有旗按上文諸侯建之飾文也

凡祭祀各建其旗

王祭祀之車則玉路疏注王祭至玉車則玉路疏路釋曰鄭云王祭祀之車則玉路者偏據王而言云乘玉路則建大常經云各建其旗則諸侯已下所得路各有旗按上文諸侯建

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疏注賓客至旌門○釋曰鄭知賓客掌馭金路以賓又齊右亦云會司賓客前齊車部車即金路朝覲宗遇即會同故據以金路解之也知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者以其同是軍事故知亦皆乘戎路也知皆建其大常者此大閱禮王建大常即知巡守兵車之會皆建大常也云掌舍職曰爲惟宮設旌門者彼注云謂王行書止則樹旌以爲門彼官樹之此官供旌

旌銘旌王則太常也士喪

建斂車之旌又葬亦

禮曰爲銘各以其物葬云建之則行斂車疏注建斂至如之○釋說之○說云葬云葬云建之則行斂車解謂之者此釋經及說之○釋曰鄭云葬云葬云建之則行斂車解謂之者此釋經及葬亦如之在廟陳時云建葬時亦建則推有在道去之使人各執斂旌是行斂車解說之也

九

其制也者此在朝表朝位其銘旌制亦如此按禮辭云天子之旌高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士三刃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刃也若然在朝及在軍綴之於身亦如此故云蓋其制也云繳識之書則云某甲之事者官府天官在軍當云大宰之下某甲之事地官之下當云大司徒之下某甲之事餘四官之下皆然云某甲之事者此豫州里而言假令六鄉之下則言某鄉之下某甲之名若六鄉之下當云某遂之下某甲之名也云某甲之號者此豫州家之內假令三百里大夫家之下當云某甲之號此三者則編其畿內矣云今大閱禮象而爲之者此在軍之旌綴於身入小象銘旌及在朝者爲之云兵凶事者隱公傳云兵凶器戰事亦是凶事也杜子春破畫爲書後鄭不從還從畫雲氣明此經所云畫者畫雲氣也云異於在國軍事之飾者觀禮經云各建其旗則諸侯已下所得路各有旗按上文諸侯建之飾文也

凡祭祀各建其旗

王祭祀之車則玉路疏注王祭至玉車則玉路疏路釋曰鄭云王祭祀之車則玉路者偏據王而言云乘玉路則建大常經云各建其旗則諸侯已下所得路各有旗按上文諸侯建

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疏注賓客至旌門○釋曰鄭知賓客掌馭金路以賓又齊右亦云會司賓客前齊車部車即金路朝覲宗遇即會同故據以金路解之也知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者以其同是軍事故知亦皆乘戎路也知皆建其大常者此大閱禮王建大常即知巡守兵車之會皆建大常也云掌舍職曰爲惟宮設旌門者彼注云謂王行書止則樹旌以爲門彼官樹之此官供旌

旌銘旌王則太常也士喪

建斂車之旌又葬亦

禮曰爲銘各以其物葬云建之則行斂車疏注建斂至如之○釋曰此謂葬亦如之在廟陳時云建之則行斂車解謂之者此釋經及葬亦如之在道去之使人各執斂旌是行斂車解說之也

川丘陵墳衍之壇域。

疏

注守山至墳域。釋曰此經所云據寇戎從外而入故先保在

郊之神位而言是以鄭云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也按小宗伯云兆山川丘陵於四郊彼雖不言墳衍墳衍之位亦在四郊皆須保之言墳者謂於中爲壇四畔爲墳舉墳則壇見矣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

疏注令令至白王。釋曰鄭知所令令有司者西代反此都宗人是王家之官下命使禱祠是都內

之事明所令令都內之有司有事於神者也云祭謂報塞者凡祈福曰禱至於得福則曰祭當與正祭同名祭則是經

言祭據報塞而言也云反命還白王者本以禱祠為奉王命令祭訖反以王命還白於王故言還白王也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

注大夫采

祀與都同若先王疏注大夫至祖廟。釋曰鄭云大夫平之子孫亦有祖廟地之所祀者則家止謂大夫不誦公卿也故載師職云家邑任梢地大都注縣地大都任疆地是大夫采地稱家在三百里之內卿為小都在四百里公為大

家宗人

疏

注大夫至祖廟。釋曰鄭云大夫平地之所祀者則家止謂大夫不誦公卿也故載師職云家邑任梢地大都注縣地大都任疆地是大夫采地稱家在三百里之內卿為小都在四百里公為大

都在五百里則七都宗人所主是也言所祀與都同者據山川九皇六十四民在其也者云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者亦如上都宗人但天子與諸侯禮異諸侯之卿大夫同姓邑有先君之主則曰都無曰邑天子之目同姓大夫雖有先君之主亦曰邑也此不言凡家祭祀致福于廟者舉都而言此家從可知

國有大故則令

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復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

于廟曰云則令禱祠反命者王以命令禱祠訖王復更命祭亦如之者與上文都宗人既祭反命

千固爲一也此更言祭亦如之者與上異則此是禱祠訖王復更命祭亦如之者與上異則此是禱祠訖王

有此王命更祭之法文不具也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

禁令

注掌亦正也不言寇戎保羣神之墳則都家自保之

者鄭欲釋經二覈互見其文何者彼經言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墳者據王所命祀者而言則此家宗人亦有王所

命祀者家宗人亦保之可知此家宗人不言冠戎保羣神之
墮者是王所不祀家宗人自保之則都宗人亦有王不祀者
都宗人自保之可知故鄭二者雙言之云都宗人所保者謂
王所祀明矣者以王所不祀宗人不保之明宗人保者王所
也祀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

辨其名物

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

其著位也以北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
布祭眾寡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薦
菜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八山言郊之布
席象五帝座禮祭宗廟序昭穆亦又有以虛名則祭天圖丘
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國語曰
古者民之精英不集二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北
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瞻能瞻徹之如是則
神明降之在男曰現在女曰巫是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
爲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否以天法是以聖人祭
之今之巫祝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或於
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焉矣。居經慮反句紀

家宗人

典反齊側皆反知音留疏

凡以至名物○釋曰
亨官注云神士若男

臣之後亦是巫自此中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抵之居凌外
傳云在男曰現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之度與此文
合故知此神仕是巫○注猶圖至痛矣○釋曰云天者羣神
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者鄭以經直見三辰不言天者天
無形人所不覩惟觀三辰故鄭云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
辰是其著位者也云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
契文敢問章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云郊祀之禮燔燎掃
地已下至敬心之言釋之也言郊之布席已下是鄭君語云
郊之布席象五帝坐者按天文有五帝坐星東方蒼帝靈威
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
方黑帝計光紀各於其面是布神坐也云燔祭宗廟享昭穆
者文二年大事於大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末毀廟之主皆
升合食昭廟面皆北面是人鬼之席坐也云亦又有以靈危
者靈危有墳墓四司又爲宗廟布席象之故云又有以靈危
也云則祭天圜丘象北極者北極有三星則中央明皆爲大
常居傍兩星爲臣子位焉云祭地方澤象后妃者天有后

妃四星天子象天后象地后妃是其配合也云及社稷者天有天社之星祭社之位象焉故云及社稷之席之席之言七五帝已下也孝經說云祭牲祔衆者祔祭也或象夫酒旗坐星酒旗星名云厨倉具黍稷者厨倉亦星名言厨倉所以其禾稷以祭祀云布席極敬心也者摻結語也國語曰以下者欲見巫能制神之更位者心由精爽之意云精爽不獲貳者言其事一也云上下比義者上謂大神下謂地神能比方尊卑大小之義言聖能通知神意云神明降之者正謂神來降於其身言在男曰魂在女曰魄者男子賜有丙稱名巫名魄女子陰不变直名巫無鬼稱言今之已下欲言今出邪双註故鄭痛之

之廟立奏之若禦六变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立廟之地祇皆出是也但其時天之神地之祇皆降仍於祭天之明日更祭此等小神祇故於此別之也。注天人至之謂也。釋曰鄭云天人陽也者此解冬日至祭天神人鬼之意以其陽故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也云地物陰也者此解夏日至祭地示之意以其陰故五月一陰生之日當陰氣升而祭之也云所以順其爲人與物也者各順陰陽而在冬夏至也云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鬼於壇壝此鄭惟釋人鬼物鬼不言致天神之處者文略亦當在壇壝也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曰者當冬至夏至之日正祭天地之神示事繁不可兼祭此等雖無文鄭以意量之故云盖用祭天地之明日也云百物之神曰范春秋傳曰螭蛇魍魎者按左氏宣公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服氏注云螭山神獸形狀怪物魍魎不石之怪文十八年注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狹虎或曰狹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如賈服義與鄭以證之經無魍魎連引之以國語不石之怪夔龍貢服所注是林杜子春云稽除也後鄭云此稽讀如演瘞之遺者就

致地示物鬼以稽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天人陽也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

疏曰冬至札喪○釋曰言以冬日至夏至則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

單音善螭廟反

禮記八反又音截

杜子春云稽除也云上下比義者上謂大神下謂地神能比方尊卑大小之義言聖能通知神意云神明降之者正謂神來降於其身言在男曰魂在女曰魄者男子賜有丙稱名巫名魄女子陰不变直名巫無鬼稱言今之已下欲言今出邪双註故鄭痛之

欲見巫能制神之更位者心由精爽之意云精爽不獲貳者言其事一也云上下比義者上謂大神下謂地神能比方尊卑大小之義言聖能通知神意云神明降之者正謂神來降於其身言在男曰魂在女曰魄者男子賜有丙稱名巫名魄女子陰不变直名巫無鬼稱言今之已下欲言今出邪双註

足子春之義以其驟滑則濃血除故讀從之云此漁讀從瀆言此以對彼彼大祝云顙造會稽之稽稽爲會合之義不爲也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七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二十八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夏官司馬第四(疏)

鄭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夏整齊萬物天子

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於統六師平邦國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

以佐王平邦國

說曰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

(疏)

注政正至行道。釋曰為正者取平正之義大司馬主六軍所以正諸侯違王命不正者故鄭云所以正不正是以康子

問政孔子云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孝經說者是孝經篇文云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者亦是正者先自正己之德名以

行道則天下自然正引之以證正不正之事

五官之屬大司馬

卿一人